



此地此时

〔法〕 弗朗索瓦·密特朗 著

Ici
et
maintenant

商务印书馆

3083

此 时 此 地

——同居伊·克莱斯的谈话

〔法〕 弗朗索瓦·密特朗 著

余秀梅 雷永光 黄建华 译

黄 建 华 校

商 务 印 书 馆

1982年·北京

François Mitterrand
ICI ET MAINTENANT
Conversations avec Guy Claisse
根据法亚尔出版社 1980 年版译出

此时此地

〔法〕弗朗索瓦·密特朗 著
余秀梅 雷永光 戴建华 译
黄建华 校

商务印书馆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 36 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统一书号：3017·337

1982 年 12 月第 1 版	开本 850 × 1168 1/32
1982 年 12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字数 203 千
印数 9,100 册	印张 8 5/8

定价：1.10 元



弗朗索瓦·密特朗

出版说明

弗朗索瓦·密特朗是法国现任总统、著名的政治活动家和法国社会党领导人。该党是法国当前最大的左派政党，它在知识分子和工人群众中有广泛的影响。它是社会党国际的主要成员之一。它主张“通过民主道路”，即通过几个党、几个议会党团的协议来获得多数，并依靠多数来执政，逐步建立一个“自治管理”的“社会主义社会”。密特朗说得很明确：“尽管社会党十分重视马克思的理论，但它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的党。”（见本书第45页）

密特朗出生于法国夏朗德省雅尔纳克市的一个笃信天主教的家庭里。他家里人口众多，有三个兄弟和四个姐妹，他排行第五。他父亲当过火车站的检票员和站长，后来继承了岳父的制醋工厂，并且当上了法国醋业公会的主席。他的母亲是个家庭妇女，但她常常读书和写日记，关心政治方面的问题。因而，密特朗年岁很小时，就知道许多政治家，如克列孟梭、列宁、甘地等人的名字。据说，少年时代的密特朗是个腼腆、自负的孩子。早年，他在昂古莱姆的圣保罗中学学习，后进入巴黎大学，攻读法律和文学，获法学学士和文学学士学位。当过记者和律师。1938年3月当欧洲上空战云密布时，密特朗应征入伍，被派往保卫法国—比利时边界的马其诺防线。1940年6月，他在凡尔登地区负伤被俘，被关进了卡塞尔附近的集中营。1942年他第三次越狱成功，才逃出了俘虏营。回到法国本土后，他即投身抗敌运动。1943年他参加戴高乐领导的法兰西民族解放委员会，任驻伦敦和阿尔及利亚的使节。1944年，他在戴高乐临时政府中任被俘者事务秘书长。战后，他曾在法国第四

共和国十一届政府中担任国务部长、内政部长、退伍军人部长和司法部长等职，并于1946—1958年和1962年起当选为国民议会议员。他还于1945年参加创建民主社会抵抗联盟，并于五十年代中任主席。1965—1968年任民主与社会主义左翼联盟主席。1970—1971年任共和制度大会党主席。1971年6月，该党与社会党及其他一些左翼党派合并为社会党（或新社会党），密特朗当选为第一书记。1972年起，密特朗任社会党国际副主席。密特朗于1965年和1974年先后两次竞选总统失利，1981年第三次竞选总统获胜，入主爱丽舍宫。这是法国通过普选产生的第一任社会党总统。

密特朗在本书中，通过对话体的形式，比较生动、具体地阐明了法国社会党对国内外一些重大问题的基本立场和政策。1980年夏天，他同《巴黎晨报》记者居伊·克莱斯进行了多次长时间的谈话，内容谈及法国的政治、经济、科技、文教、外交等各个方面。《此时此地》就是这些谈话的记录，这是密特朗的竞选纲领和武器。书中，他提出要对全部大银行、保险公司和控制法国经济要害部门的九家工业公司实行国有化；主张权力下放，使地方有权分享国家的税收，统筹安排经济；他还提出要进行税制改革，缩短工时，提早退休年龄。在对外政策方面，他认为苏联是“扩张主义”，但“不威胁法国的经济独立”，而美国则“不是可靠的伙伴”，“它不断对法国进行经济战”；他主张通过无先决条件的谈判和通过裁军来保障欧洲的和平；等等。密特朗对中国持友好态度，1961年和1981年曾先后两次访华，会见过毛泽东主席和邓小平副主席、胡耀邦总书记等我国领导人，对促进法国政府与我建交、增进中法两国人民的友谊起了积极的作用。

本书对于我们了解法国社会党新政府的内外政策有重要的政治学术价值。现将其全文译出，供我国读者阅读和研究。译文若有疏误之处，请读者批评指正。

目 录

引言.....	1
本书的问世.....	3
一 首先是人如其人.....	7
——年龄在政治上重要吗?——接班的已准备好了——密特朗身边的人——他对自己政治生涯的看法——和社会主义教育与研究中心的关系——基督教社会党人及其他——教会与马克思主义——社会党内的流派——两种社会主义文化之争——左派从团结到分裂——社会党人不会改变方向——必须关心民意测验吗?——一九八一年的总统选举——左派如果团结将会执政——戴高乐派的衰落——不和共产党举行选举谈判	
二 共产党的转折	44
——社会党能否有一条自主的路线?——社会党的语言——向共产党的选民呼吁——联合与基层行动——一九七七年九月决裂的四点原因——共产党与苏联——共产党改组国家的一项计划——共产党将不得不改变——市镇政府中的联盟——欧洲共产主义——密特朗与贝林格的会晤——共产党转弯转得很不好	
三 吉斯卡尔的国家.....	69
——法制上的不平衡——议会的地位下降——总理的退居一旁——一个没有与之相似的制度——七年,太长了——总统的绝对权力——被渗透的行政组织和准公共部门——司法进程偏离方向——布罗格列案件,一桩国家的案件——波尼亚托夫	

斯基的角色——吉斯卡尔和博卡萨——布兰事件或现制度的风尚——佩雷菲特的一项镇压法——安全和右派的滥用——到处是虚伪——新闻，政府的工具——吉斯卡尔的电视——检查、压力和操纵——对广播的控制——反击电台，一个叫密特朗的被告人——独占与自由电台——政治与金钱——密特朗的收入——要定期向各政党提供资金——反对王朝，共和国万岁！

四 改变生活..... 109

——社会党和各工会——埃德蒙·梅尔的法国劳工民主联合会——国家权力和阶级结构——法国总工会是共产党的接力者吗？——工人力量总工会的改良主义——高级管理人员的前途如何？——社会党的一项企业政策——商人与巨型商店——农民与资本主义集中——社会党在农业方面的建议——妇女权利——出生率与家庭津贴——全国教育联合会面临考验——教育：不要随便的改革——维护历史教学——私立学校与非宗教性——一项文化计划——电视与电影——书籍=牙刷？——保护创造性——面临一次思想危机吗？——一项控制经济的计划——国有化问题——工人自治——地方分权——让社团发挥作用——反对兼任当选而得的职务——密特朗与大自然——在夏朗德渡过的童年——社会主义与生态学——一项环境政策——核问题上的区分——不要增殖反应堆

五 驾驭发展..... 171

——失业调节器——争取社会增长——石油不能说明一切——大资本家的战略——社会党同失业作斗争的计划——汽车工业的困难——对钢铁工业的建议——信息技术革命——技术独立的条件——科学与自由——劳动、消费、权力——三十五小时工作周——另一种消费模式——退休年龄——赢得生活的时间

六 奇怪的联盟..... 195

——引起轰动的一次《世界报》采访——吉斯卡尔不该在华沙会晤勃列日涅夫——苏联人与阿富汗——摆脱雅尔塔会议的决定——解散军事集团——在国际政策方面谁属左翼？——独立与大西洋联盟——不要中子弹——潘兴导弹和SS-20导弹——苏联军备在欧洲的积聚——苏美双重威胁——九国欧洲共同体的“资产”与“负债”——唯有社会党的欧洲才能够抵挡美国人——希腊和西班牙的情况——农业共同市场岌岌可危——恢复农业共同市场的条件——欧洲议会的作用——新的规章制度是必要的。

七 外部世界…………… 228

——伊朗：巴列维的错误与过失——霍梅尼把革命搞错了——沙特阿拉伯是旧秩序的要地——伊朗与伊拉克：争夺海湾之战——触动石油，那就是战争——高贵的萨达特——以色列人与巴勒斯坦人，两族人民共一块土地——同毛的一次谈话——中国到了企业家的时代——第三世界的前途——改革国际货币体制——一定程度恢复以黄金为本位——向最不受惠的人民提供石油美元——法国的作用——社会党国际的抱负和谦逊——波兰的制度大成问题——有什么办法克服人的弊病？

引 言

我和居伊·克萊斯在写本书之前进行了交谈。我们在六个星期中谈了十五个小时，这是一次自然的因而是讲究条理的谈话。我们这次交谈有一条主线，它使我们可以将这一切连结成为协调的整体，至少我希望能够如此。

为了不影响口语的生动性，我放弃书面语的某些要求，事后，我同样不受此约束，而且感到快慰。我也没有删去任何冲口而出的判断和评价。本书没有谨慎的措辞。读者很快就会看出这一点。为此我需要有一个能使我不得不倒出藏在心里的东西的谈话对手。雅克·阿塔里^①向我建议居伊·克萊斯。我不大认识他，但我读到他在《巴黎晨报》的每周专栏文章，既感兴趣，又有点儿恼火；这对于我来说，似乎是个好预兆。感兴趣的是：一名记者竟有时间向自己也向别人显示出作家的才能，这不是一件寻常的事。恼火的是：我不高兴人家那么不喜欢我。可是，在这种两人合写一本书的冒险的事儿中，没有什么比逢迎取悦更糟糕的了。我在这方面是作了防备的。然而，如果这项共同的工作只成了对打的决斗场，那又会有什么结果呢？我们超脱了这一点，为的是看看我们的周围，听听各种声音，轻松地呼吸一下；也为的是更好地领会这一次对话的情由。我们发觉这次对话已变成了意见的交换。我们共同度过三个夏日是冒点儿风险的。

本书在这个时候问世会引起评论。为了不使任何人误解，

^① 雅克·阿塔里(Jacques Attali)，密特朗的特别顾问。——译者

我提醒读者注意：《此时此地》不是一本宣言书。当然，我忠于我党的抉择，但我是按自己的想法来表达的，只由我本人负责。我希望这些由现实所唤起的思想，对于我的朋友们和对于其他人，也象过去对于我自己那样，成为研究的有用工具，成为进一步认识我们时代的方法。我们这个时代包含着本世纪的终结和下一世纪的开端。

弗朗索瓦·密特朗

本书的问世

和弗朗索瓦·密特朗合写一本书？当雅克·阿塔里向我提出这个建议的时候，我对着电话一时答不上话来。这是一件意外的事情。就我的记忆所及，我和弗朗索瓦·密特朗不曾有过一点儿真正的私交。

一九六五年他在竞选总统时，我第一次见到他，随后，在这段时间还见过好几次，但每次都和其他记者在一起。当时并不是一见倾倒的。诚然，我赞赏他要代表左派的胆量和勇气。三年以前，这个左派在一九六二年的全民表决和议会选举中被弄得晕头转向，遭到惨败。尽管如此，这种身分的候选人不是硬挤上去的。我对于他不倦地揭露个人权力的行动，对于他所建议的“公民共和国”印象很深，他提出用这个来代替那种为戴高乐将军、并由戴高乐将军建立的执政官制度。我喜欢他不代表任何正统，因为我总觉得这个概念的君主性质多于共和性质。总而言之，我是投他的票的。

然而，我在一个理论上说不带倾向的电台（欧洲一台）工作，政治记者的身分令我不得不对他持保留的态度，再说我也不希望克服这一点：我对自己的职业所持的观点一开始就促使我提防凡是可能类似和政治家串通的做法，哪怕这位政治家是和我站在一边的。在我看来，这是新闻记者保持独立的一个条件。另外还有其它经济和政治的条件，但这不是我们的问题。起码，我们是有可能掌握前一个条件的。

最后，我觉得他这个人令人难于抓到他内心深处的真实想法。

他并非不好接近。弗朗索瓦·密特朗总是彬彬有礼，而且常常很热情。他很少力图给向他发问的新闻记者以强烈的印象。但是他身上有着一一种自制力，令他拒绝迅速的表面的亲近。他不是那种在一个代表大会的晚上一下子便可与之交往的人，也不是那种并非他的挚友也能够亲昵地称呼他的人。

我和许多同事一样，有时会认为，保持这种距离是要掩饰某些不可告人的阴暗的领域。后来我才知道，这种矜持首先是出于廉耻心和对别人的尊重以及对对自己的自重而致，而这种矜持又和我自己的矜持碰在一处了。

在以后的岁月里，即便我在电视台随后又在一家大型政治周刊任要职，弗朗索瓦·密特朗也从来没有要我给他“帮个忙”。然而，他是知道我仍然同情地注视着他的战斗的。从采访到不太正式的会晤，我们的关系一直是好的，但只限于工作上的关系。

一九七八年三月议会选举之后，我们之间的关系几乎搞糟了。正象许多法国人那样，在标志左派的希望完全落空的第二轮选举的晚上，我被米歇尔·罗卡尔^①在电视上的讲话深深打动。在我的新报纸《巴黎晨报》上写到了这点，用上了弗朗索瓦·密特朗认为得罪他的言辞。也许那些话的确得罪了他，我是无意的。在梅斯^②代表大会的筹备阶段，社会党进行内部论战，后来并不能解决任何问题。人们料到了这一点。我和我的报纸则被标上罗卡尔派的标签。

七月十六日，星期三，弗朗索瓦·密特朗通过雅克·阿塔里向我打招呼，建议我搞一个会话录音，以便出书，而当时的情况还是那个样子。两年来，我们再没有进行过无拘束的或者真正深入的

^① 米歇尔·罗卡尔(Michel Rocard)，原为统一社会党的总书记。后参加社会党，现为计划与领土整治部部长。——译者

^② 梅斯(Metz)——译麦茨，法国地名。——译者

交谈，只有希罕的一刻钟是个例外：那是一九七九年一月的一个晚上，在遭受风雪袭击过的布鲁塞尔广场上，我们由于开社会党国际的会议而到那里，在那一刻钟的交谈中，他向我说道，他对于社会党内部所产生的紧张状态一点责任也没有，他只是受到攻击实行自卫而已；他没有等我的答话，显然，对于说服我，也不抱多大的希望。

在这一九八〇年的初夏，弗朗索瓦·密特朗也不知道我是否一直拥护提名罗卡尔为竞选下届总统的候选人。他没有问我这一点。他仅仅希望我们共同来做一件工作而已。

我们在三天时间内，录了十五个小时的谈话，作为本书的材料。录音之前，我们没有会晤过。我们并未协同准备过任何东西。我八月一日到达拉奇^①，带着一连串关于我认为是现实课题的问题，但有一个课题没有带去，即他是否会作为一九八一年共和国总统的候选人，当然对于他来说采取决定的时刻还未来到。弗朗索瓦·密特朗回答了所有问题。某些问题是在谈话的过程中冒出来的，他从来没有丝毫的拘束，任何的避忌，也没有生气的表现或是拒绝回答。另一些课题则是后来根据法国尤其是世界上所发生的最新事件而提出来讨论的，如：波兰事件以及特别是伊朗和伊拉克的战争。

弗朗索瓦·密特朗不得不花整个夏天进行大量的书写与深化自己的答话的工作，往往一天工作十二个钟头，有时甚至更长时间。尽管这仍然是个对话，然而在我看来其成果要比对话大得多。这是一部真正的文学作品同时也是一部政治文献，它属于杰出的著述之列，著者的作家才能受到一致公认。他以其才华将会话体著作提高到新的崇高的地位；这是一种难写的体裁，可惜最近几年

^① 拉奇(Latche)，小市镇名，密特朗曾任这里的市长，在此设有私人别墅。——译者

有点被人糟蹋了。

在各场录音之间的时间，每人有自己的事情。弗朗索瓦·密特朗与自己的家庭、朋友、狗、驴子、橡树和书本作伴；而我呢，则到附近海边的沙丘作短时间的游玩。临近傍晚的时候，我们一起看电视上的奥林匹克运动会。最后一天，我们骑自行车外出散步。他为此戴了一顶朗德地区的鲜红的无边软帽。我们曾到一家乡间的酒巴间小憩，他走进去，没有惊动那里的顾客。在我看来，这象在松树的周围飘荡着难得的自由空气。

居伊·克莱斯

一 首先是人如其人

每个人既然都是原来的样子，时间对事情就不起任何作用，布拉斯①这样唱道。六十岁已经过了，弗朗索瓦·密特朗的远大抱负怎么样呢？我们所有人都尽自己的可能寻求绝对完善之境。

——弗朗索瓦·密特朗，您三十多年来在法国的政治生活中担当重要的角色，面对象您这样的人，各种问题自然而然地涌上嘴边。大家想弄清一些历史问题，想从各个隐蔽之处探索现在，或许还打算设想未来，尽管这始终是一件棘手的工作。我们就来谈谈今天法国男女公民所关心的一切问题，谈谈最近几个月来成为新闻的事情吧。国外方面，阿富汗问题、伊朗问题、伊朗和伊拉克的战争、大西洋联盟、石油问题、战争危险、苏联的政策、波兰问题、中国的演变……再看看我们本国，我们来试试描述德斯坦制度的变化，我们谈谈失业、物价高涨、经济政策，以及最近在法国社会出现的象生态学或社团活动的现象；也谈谈左派，当然要谈到社会党和共产党以及两党有一天恢复团结的可能性。还谈谈即将举行的总统选举——怎么可能不想到这点呢？但是，在此之前，我们来试试认识一下您自己，向您提一些比较属于个人的问题。喏，比方，您三月份请了歌手达尼埃尔·巴拉瓦尼参加南方二台新闻栏节目。他说，青年人对政治生活、对政治家的言论并不关心。您不感到这是针对您吗？

① 布拉斯(Georges Brassens)，当代法国歌唱家，诗人。——译者

——达尼埃尔·巴拉瓦尼参加进来的时候，二台的记者正坚持要我们讨论那时称为马歇事件的问题。我对他们提出异议，我希望谈国民教育、互助会、失业等问题，我觉得这些更为重要。就这样持续着，拖延着，播送时间快结束了，巴拉瓦尼未发一言。他可能认为自己白跑了一趟。最后，他爆发了。他扩大了发言的范围，批评政治辩论的性质，批评这种辩论经常停留的水准及其所持的语言。总之，他表达了内心的想法。

——我重复我的问题：您真的不感到是针对您吗？

——我也需要倾听青年人的呼声。

——您感觉到青年人的某种非政治化、对政治的某种疏远吗？

——这是每一辈人都要体验的问题。

——目前的制度，即吉斯卡尔·德斯坦制度，正助长这种思想状态，这个制度令人有点麻木、给人带点儿抚慰、同时它缺乏理想、没有前途，您不认为是这样吗？

——如果青年人肯思索，他们就只会参加那些对这种政策和风尚提出异议的政党和运动。这些组织应该了解这点，并且要让人家了解这点。

——它们真的了解吗？首先，社会党了解吗？

——我要求本党使用成年人的负责任的语言，这是向青年人说话的唯一得体的方式。

——还提同一类型的问题：当米歇尔·罗卡尔一九七八年抛出“古老”一词的时候，所有人都立刻想到，这牵涉到您，尽管他后来为此事辨白。现在有些人这么想，您应该让位了，您已经到了时候，虽然他们不敢在社会党内高声这么说。那么您，您不感到自己已经过时了吗？

——历史会为我作出回答。您熟悉朱尔·罗曼^①这一思想

^① 朱尔·罗曼(Jules Romains 1885—1972)，法国作家。——译者